

万物互爱的朴素传达

——谈“张炜非常动物故事绘本”



张炜以语词、诗心与思想构筑的文学世界中，童年、动物、自然与生命思索可视为贯穿其间的关键词。在张炜的文学世界中，对儿童文学文体的创作选择，诚如王尧的表述，是将“童心”作为“方法”，以“童心”观照自然，借“童心”彰显道义。新作“张炜非常动物故事绘本”系列既可感受到作家恒定的文学气质，同时又呈现出富有新意的儿童文学表达。

系列中的五个小故事，《想家的小螃蟹》《亲爱的小驴》《我为什么流浪》《黄鼬一家》《海豹恩仇录》取万物有灵的视角叙事，必然的呈现出童话世界中动植物的众声合唱，但作家所运用的手法，并非仅止于“拟人化”，而是递进一层的“生命化”。对一个众生共处的“非常动物故事”的描绘，也可能附着朝向动植物自然神性的“传奇性”书写，但作家显然有意识地让可能出现的“传奇性”摆向了一种写实风的“生活化”。于是乎，在这样一套“张炜非常动物故事绘本”中，我们邂逅了另一种滋味的、关于万物互爱的日常讲述，自然舒缓，如流水入心。

崔昕平



“生命化”不同于“拟人化”之处，在于作家不是仅止于让动植物讲人话，托动植物形象言人类故事，也不是简单地让动植物作为推动以人物为核心的故事的陪衬，而是将它们视为与人类无差的生命，描绘它们丰富的情感世界。这样的描写切入点，显示了真挚的“去人类中心主义”理念。因为这样的理念灌注，在“张炜非常动物故事绘本”系列的故事中，贯穿了一种具新异感的动物视角，动物们被刻画成独立的生命体，无论是《想家的小螃蟹》中小螃蟹“旗手”热爱绘画的追求，与伙伴们关于动植物属性的深入辩论，还是《黄鼬一家》中黄鼬夫妇从人类那里学到了读书喝茶，学到了欣赏音乐，还畅谈听音乐的感受等，这样的动物描绘着实令人耳目一新。动物们像人类一样有着理想与精神的追求，动物们还向人类习得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双重享受。这当然是很“童话”的，但这样的视角与传达，恰恰在提示常被人类忽视的一点：万物共处的自然生态圈中，动物们也在密切关注着这个与它们共存的人类。借助对动物生命化的立体刻画，借助动物的视角，达成动物与人类的“互视”，是作品的一重深意所在。

该系列的多部作品中，都富有意味地

写到了动物对人类的打量与评价。《想家的小螃蟹》中，小螃蟹的观点着实惊人，它认为“人是怪、最神秘的一种植物”，并且深入分析原因，因为植物都是竖着生长，而动物是趴着，人类显然是站着的，而且还做出推理，人应该是树木变成的，树叶变成了毛发，树冠变成了头，树桩变成了腿，树根则藏起来了。这番判断看似调侃，但如果读者立刻就将其归为调侃，则恰恰印证了作家借动物之口传达的一个问题：动物们认为，人类从来都“不在乎”动物们在说什么。这在《我为什么流浪》中得到集中体现。

人类以爱为名，束缚了动物们的自由，违背了它们的天性，强行施与了一种缺少尊重与责任的“爱”。动物们被迫逃离人类，但它们对人类没有痛恨，而是始终充满思念。这样一种相爱相杀的情感剖白，触及现代社会人类与动物间“宠物”关系的反思。《黄鼬一家》中，黄鼬夫妻俩谈论了人类的“复杂”，“他们什么都能干好，什么都能干坏。有的人好，有的人坏。”这来自动物世界的“认真”打量，在启示人类关注自己的言行，反思自己对其他生命的态度，是否太过自满，是否太过冷漠，甚至，是否太过无知。能否达成真诚的生命“互观”，源自心灵深处是否认同众生间的平等与尊重。

作品的写作取一种“中和之美”，既警示了“人类中心主义”的思维惯性，也规避了“生态中心主义”的急切表达，不为呼吁生态保护而对人、对人性做出简单化的否定，而是力求做到客观的、交互的生命呈现。因而，这种传达生态愿景的“生命化”的书写，不是以剑拔弩张的冲突来敲响人类生态反思的重锤，而是以温馨的、具有生活滋味的故事唤起动物与人类之间相互的爱与尊重。这即是如前所述的第二个特征，“张炜非常动物故事绘本”系列采取了一种紧贴现实的“生活化”叙事。作品没有《少年与海》《寻找鱼王》等作品中的海滨传奇韵味，也不似《兔子作家》等作品浪漫欢悦的童话气息，而是一种小开角的、写实风的、生活化的讲述。

这样的小开角、写实风、生活化的表达，让故事们显得特别的没有“架子”，自然纾徐，一如生活。《亲爱的小驴》一篇尤其温暖。小男孩与小驴小芳成为了无话不说的知心伙伴。男孩带小驴去看海、分享美好的那个瞬间，写得舒缓而美好，男孩分享的快乐，小驴静默的感动，呈现了一种岁月静好的幻想滋味。当一个小女孩问爸爸为什么小驴也看海时，爸爸的回答同样自然而温暖：“大概和我们一样，想看嘛。”当然，写动物，这其中必然是融入了想象的，但这些想象一点都不张扬，不

作家为每个故事都赋予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。这也是这个系列基于儿童受众非常可贵的一点。作家并不打算让自己的故事致力于揭示丑的或恶的，也不取警示教诲儿童的俯视姿态，而是力图引领童心去感受大自然中与人类共在的、无差别生命，力图让美善的东西自然地生根，以善念来充盈儿童的心灵。作品中的孩子们都敏感地接收到了动物生命的情感讯号，对万物生灵的爱的能力在心灵深处自然生长。同时，作家不单单把这种美好的愿念寄托在儿童身上，每个卷入故事中的成人，也都仍能从心底唤醒对万物生灵的质朴的善意。

《想家的小螃蟹》中，被孩子们逮回家的小螃蟹以画画的方式表达了想要回家的愿望，人类，不仅仅是孩子，包括成人，都认真地倾听了，并尽快将它们送回了家。《亲爱的小驴》中，当一群大人取笑小男孩确信他的驴会说

炫酷，同样像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样。《海豹恩仇录》虽然有个很传奇的书名，内容却是温暖的生活调子。小海豹王玉想去见识外面的世界，游到了人类的地盘，被三个孩子捉到了。孩子们起初是要将它抬到鱼市上卖掉，但作家让善良从一些小细节中蛛丝马迹地显现。

作家写到孩子们不敢直视王玉的眼睛，写到听到鱼市上的人们谈论怎样烹饪这条胖鱼时“快哭了”的焦虑。于是，三个男孩将王玉带回海边，老渔夫给王玉治伤，像对待第四个孩子一样，让海豹与孩子们同桌吃饭。伤养好后，三个男孩已经坚定地要放海豹回家了。小海豹也与人类有着亲密的互动，它眼睛湿润，用鳍轻轻拍着他们的后背，还附在老头儿耳边保证，会回来看他，就像老头儿曾经的海豹朋友。

《黄鼬一家》中则更加的生活化，要生宝宝的黄鼬一家搬到老太太家旁边的大房子居住，它们的孩子们虽然也像人类小孩子小时候一样犯过错误，但在黄鼬夫妇良好的家教下，都成为“文雅的孩子”，与人类和睦相处，幸福地生活。烟火气的生活滋味与情感交流，非常的治愈。这样的处理方式与效果，让人想到了“火候”这个词，也让人想到张炜曾经的表达，文学应该是“逼真的‘平凡’，而非专门的某个角落。”

话时，小男孩认真地反驳，小驴只是现在还小，而且，它说的话就是话，只是人类听不懂罢了。一席话，说得大人们都不笑了。成人也许曾无意识地对动物有所轻慢，但是他们都会静下来，聆听、并接纳它们的心声，从善如流。这是对人之初的善与灵性的轻声提点。这样的表达温润人心，这样的写作赋予了作品别样的深度与诚挚的生命之爱。

张炜说过，这个时代的孩子博学，但缺乏关于大自然的真实感受。“张炜非常动物故事绘本”系列正如一扇通向万物生命的自然之门，将儿童带到了一个个鲜活的动物生命中间，以万物和谐、互敬互爱的生态伦理，以善念、爱与感知力充盈儿童的心灵。这样的儿童文学着力点，就像别林斯基所说，是“发扬他们的博爱感和对无尽事物的感觉”，是比防止儿童沾染上某种恶习和不良倾向的教化“更重要的事”。

